

十五

五編卷五十二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靠泰山省紳賣礦產

話說四川來的錢國柱自從蕪湖道認他為錢軍門的少爺再加他自己又能不惜錢財把一公館的人都籠落得任而且所辦的事所說的話無一句不在大道理上因此眾人聽了更為心服。有如此大本領何事不可為他見大勢已定便說老太爺老太太靈柩停在此地終非了局便與三位老姨太太商量意思想再開一回吊然後靈柩送回原籍算了算總得上萬銀子一面打電報到四川去滙一等錢到了就辦此事。虛下一着使人不覺入其個中三位老姨太太自然無甚說得誰知過了兩天不見電報回來錢國柱哭喪着面孔咳聲歎氣的走了進來說老天爺同我作對連着這一點點孝心都不叫我盡我這人生在世界上還能做什麼事呢大家問他回電怎麼說他並不答言只是呼嗤呼嗤的哭。不用苦肉計斷乎不會成功大家急了又頂住問他他說四川的防營前月底奉到上頭的公事這個月就要裁掉我這盪出差本是有個人替我的我打電報去同他商量叫他無論在那裏暫時替我挪滙七八千金再拿我這裏的幾千湊起來看來這件事可以做得體體面面把老人家送回家去那知憑空出了這門一個岔子叫我力不從心真真把我恨死。說得又活大姨太太道老爺在世有些手底下的拔過的人得意的狠多現在有你大少爺在此不怕他不認寫幾封信出去同他們張羅張羅料想不至於不理。此是錢國柱道不可不可

老人家的大事。怎麼好要人家幫忙。我雖暫時卸差。究竟還算騎在馬上的人。朝他們去開口。斷斷不可。不是怕他們疑心。我為的是人在人情在。如今老人家已過世三年。彼此又一直沒有通過音信。他不應酬你。固不必說。就是肯應酬。一處送上二三十兩。極多到一百兩。於我們仍舊無濟。而且還承他們這們一分情。實在有點犯不着。還是我們自己想法子好。意見不對。自然要駁。掉過了一天。錢國柱又說道。雖然我那邊差使已經交卸。究竟我在這裏。不能過於耽擱。既然錢不湊手。說不得只好稱家有無。況且從前已經開過弔。此時也不便再去叨擾人家。馬上我人看個日子。儘半個月之內。就送柩起身。除掉幾處至好之外。其餘概不通知他。此是假話。然亦只有如此。法。這半月之內得空。就往道裏跑。見了蕪湖道。恭順的了不得。後來又拜在蕪湖道門下。說甚麼門生。父親去世的早。老一輩子的教訓。門生聽見的不多。如今拜在門下。受老師一番陶鎔。庶幾將來可以稍為懂得做人的道理。這種話。灌在蕪湖道的耳朵裏。豈有不樂之理。揆着脾氣。自然。一擊中。曉得他四川差事已撤。目下正在為難。自己出於至誠。送他二百銀子。不要他出名。竟替他寫信。給所屬各府州縣。替他張羅。居然也弄到將近二千銀子。統通交代錢國柱。錢國柱自然感激。登高一呼。眾山皆應。耳來知已。不在少數。看看動身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錢國柱就在廟裏。開了一天。凡是發有訃聞的。道台以下。都來弔奠。到客雖然不多。而場面却也很好。錢國柱披麻帶孝。叫兩個人攙着出來。給客人磕頭。拿着哭喪棒。嘴裏乾號着。居然狠有個孝子模樣。因此三位老姨太太以及合公館裏人。瞧着都為感歎。都說還算我們軍門的福氣。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打

發他回家

衆人已散

內中忽然有位素同錢軍門要好的朋友也是本地鄉紳是個候補員外

郎姓劉名存恕獨他不十二分相信背後裏說過幾句閒話

無論是真還是假總之有若大產業與其便宜別人何如傳授假子

就有人把這話傳到錢國柱耳朶裏去當時錢國柱也沒有說甚麼但在肚皮裏打主意本來

說明白開吊後就動身的如今又一連耽擱了七八天還沒有動身蕪湖道問他為什麼還不

動身他思思縮縮要說又不肯說蕪湖道懂得他的意思曉得一定是錢不設問他是否為此

他到此也只得實說

要道台替他出主意

蕪湖道道如今遠水救不得近火就是我們再幫點忙

至多再湊了幾百銀子也無濟於事況且你這回回去路遠山遙又非兩三天就可以到的就

是回家安葬亦得開開吊驚動驚動朋友那一注不是錢從前我狠想叫你把房子暫時押抵

頭二萬金以辦此事你世兄不肯如今依我的主意只有這們一個辦法你世兄萬萬不可拘

泥姑且照我的說話回去同你們老姨太太商量商量好在尊大人現在只剩得三位老姨太

太也不消住這大房子就是遲兩年等你世兄有了錢再贖亦不妨錢國柱聽了這番說話心

上狠願意面子上却故意躊躇了半天說道老師教訓的極是且等門生回去同幾位庶母商

量商量當再來稟復

已是奉了憲諭何

但是門生還有一件事老人家帶了這許多年的兵又

補授實缺多年總算替皇家出過力的人如今去世之後連個照例的好處都還沒有辦准小

姪意思想仗老師大力求求上頭督撫憲能發專摺替先君求個恩典或照軍營積勞病故

例從優賜卹倘能辦到一橋存沒均感

辦算請叩總將大題目做去

說着又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蕪湖道

道這是世兄的一點孝心。愚兄豈有不竭力之理。不說別的就是尊大人在安徽帶兵。年代亦就不少。世兄一面把房子押掉。扶柩起身。我這裏一面就替你辦起來。大約頂快。亦得好幾個月。的工夫。立嗣請碑不在素所交結之人。却在錢國柱。又重從磕頭謝過。當天蕪湖道就留他吃飯。說是今天因為開辦學堂。請了幾位紳董吃晚飯。帶着議事。就屈世兄作陪。錢國柱聽了此言。自然不走。少停客到。不料那個疑心他的劉存恕。也在其內。錢國柱一見有他。立刻吩咐底下人。回家到我屋裏。床頭上有個皮包。替我取來這裏。一面入席。錢國柱的管家已把皮包取到。交代給主人。錢國柱把皮包接了過來。一手開皮包。一手往裏一摸。早摸出一張紙來。嘴裏說道。今天趁諸位老伯都在這裏。小姪有件東西。要請諸位過一過目。一面說。一面把那張紙頭先遞到劉存恕手中。劉存恕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個札子。自是要認親歸宗。再看札子上的公事。乃是欽差督辦四川軍務大臣。叫他統帶營頭。公事上頭。拿他的官銜。都寫的明明白白。眾人見他拿了這個出來。都莫明其用意。眾人一面傳觀。只聽得他又說道。先君過世之後。因為官虧。家產業已全數抵押出去。一無所有。小姪不遠數千里。趕回歸宗。就當一切大事。自己吃了苦。不算。還要賠錢。一切事情。都瞞不過我們這做老師的。老人家真能曉得小姪的苦處。有仗腰子。乃敢明目張膽。若此因為外面。很有些不相干的人。言三語四。不說小姪回來想家當。便說小姪這個官是假的。所以小姪今天特地拿出這札子來。彼此明明心迹。說完。隨手把札子收回。放在皮包之內。交代跟人先拿回去。自己仍舊在這裏陪客。當下眾人看了他的札子。都無話說。

只有蕪湖道當他是個正經人。

只要騙過一人便指着他同眾人說道。從前他們老太爺致仕之

後聽說手裏着實好過。何以一故下來。竟其一無所有。只有他一位世兄。真正是前世修來的。

他所做的事。狠顧大局。這盪回來。非但他老太爺的好處。沒有沾着。而且再賠了好幾千兩銀

子。真要算難得的了。現在想要扶他老太爺靈柩回去。一個錢沒有。如何可以動得身。我勸他

暫時把房子押幾個錢。動身他還不肯。這種好兒子。真正是世界上最有的。美他人子想自己

眾人聽說。自然也跟着附和一回。却不料在席。有本衙門裏一位老夫子。早看得清清楚楚。獨

他一言不發。旁觀者清莫等到席散。同同事講起。說我辦了這幾十年的公事。甚麼沒有見過。

連着照會。尚且有硃筆墨筆之分。至於下到札子。從來沒有見過。有拿墨筆標日子的。凡是札

子。總有一個紅點。臨了一圈一鈎。名字上一點一鈎。還有後頭日子。都要用硃筆標過。方能算

數。而且一翻過來。一定有內號戳記一個。他這個札子。一非硃標。二無內號。想是我閒歷尚淺。

今天倒要算得見所未見了。他同事道。這話我不相信。札子上的關防。總是真的。老夫子道。關

防固然。是真的。難道就不許他預印空白麼。他本是黃軍門的世姪。到了四川。一直就在黃軍門

門跟前。黃軍門過世。他還在他的營裏。這個檔口。何事不可為。不過我們心存忠厚。不當面揭

破他也就罷了。事不干己。誰肯空裏結究。再說錢國柱回到家裏。只說是蕪湖道的意思。要上稟帖。托上頭

替老人家請卹典。但是目前上上下下各衙門打點。以及部裏的化銷。至少也得四五萬金。三

位老姨太太齊說這事。固然是正辦。然而一時那裏有這些錢呢。錢國柱道。這是老人家死後

風光的事。無論如何苦了我一個人。到處募化。也總要辦他成功。可見存心說後來轉轉灣灣。仍逼到抵房子。一句話上。但是仍出自三位老姨太太嘴裏。並不是他創議。他到此時。得風就轉。連說若是只為盤送靈柩。無論如何。我總是不肯動這房子的。如今替老人家請恤典。數目太大了。不得不在這房子生法。次日出門。仍舊托了道裡的帳房朋友。替他經手。竟抵了五萬銀子。蕪湖道聽見了。反說他是正辦。正辦的是又說某人的老太爺不在了。只有三個小。又沒有孩子。一所大房子。還不是空了起來。現在抵給人家。到底好先收兩個錢用用。跟手見了錢國柱的面。又說你四川的差使。聽說已經交卸。將來三位老姨太太回去。少不得要你養活。你沒得差使的人。如何拖累得起。是我們大家要好。我總得替你想個法子。錢國柱聽了這話。立刻請安。謝老師的栽培。蕪湖道道。你一面扶柩動身。我這裏一面想法子。目下我就要進省。等你回來。大約亦就有了眉目了。按下錢國柱拿了銀子。隨同三位老姨太太。伴送錢軍門夫妻兩具靈柩。回籍安葬。不表。且說這裏蕪湖道。果然過了兩天。因為別事。晉省。帶着替錢軍門請恤典。替錢國柱謀差使。從蕪湖到省。搭上了火輪船。馬上就可以到的。下船之後。先到下屬預備的公館。休息了一回。隨手上院。照例先落司道官廳。一進官廳。只見先有一個人。已經坐在那裡了。看樣子。不像本省候補人員。彼此請教貴姓台甫。蕪湖道先自己說了一遍。那人忙稱大公祖。自稱姓尹。號子崇。本籍廬州。以郎中在京供職。一向在京。是住在徽岳徐大軍機宅裡的。蕪湖道明白。便曉得他是綽號琉璃蛋。有此等綽號。其為人可知。徐大軍機的女婿了。於是又問他這盞出京。

有什麼貴幹。尹子崇因為同他初見面，有些秘密事情，不好出口。只淡淡的說道：「有點小事情，要同中丞商量商量。」也沒有什麼大事情。隨問蕪湖道道太公祖所管的地方，可有什麼好的礦。蕪湖道看出苗頭，估量他此番一定是為開礦來的，便亦隨嘴敷衍了幾句。恰巧裏頭先傳見蕪湖道，蕪湖道上去，回完公事，就把錢軍門身後情形，以及替他求恤典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錢某人原有一個棄妻所生的兒子，一直養在外頭，今年也差不多四十歲了。從前跟着黃某人黃鎮在四川防營，保至副將銜游擊。這人雖是武官，甚是溫文爾雅，人很漂亮，公事很亦明白。現在扶了他老人家的靈柩，回籍安葬去了。但是現在四川防營已撤，錢游擊沒有了差使，可否求求老師的恩典，安置他一個地方。極力保舉，真是難得。原來這撫台從前做臬司時候，同錢軍門也換過帖的。官場上換帖，雖不作准，只要有人說好話，那交情亦就登時不同。泛泛了撫台聽了蕪湖道的話，馬上說道：「原來錢某人還有個兒子，兄弟聽見了，很歡喜。巧，況且是故人之子，我們應得提拔提拔他。」極好。可巧這裏的營頭新近被剛欽差回京，一共做掉了三個統領，有十幾營，還是錢某人手裏招募的。如今他既然有這門一個好兒子，我這個差使暫不委人，你回去就寫封信給他，叫他募事一完，趕緊回來。至於他老人家的恤典，等他到了這裏，我們再商量着辦。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還有什麼不帮忙的。蕪湖道道：「既蒙大帥賞恩典，肯照應他，職道去就打個電報。」極力保舉，真是難得。給他叫他，他把募事辦完，趕緊出來到差。撫台道：「如此更好。」蕪湖道退出，自去辦事。不題。後來這錢國柱竟因此，在安徽帶了十幾個營頭，說起來沒有

一個不曉得他是錢軍門的兒子的。他扶柩回藉的時候。早把三位老姨太太安頓在家。手裏有了抵房子的五萬銀子。着實寬裕。自然各事做得面面俱到了。也算好的了等他在安徽帶了幾
年營頭。索性托人把蕪湖的房子賣掉。又賣到好幾萬銀子。入了他的私囊。到底要入到是分私囊可數出去的幾位老姨太太。伏着在教出來。找過他幾次。弄掉了幾千銀子。此外却一直太平無事。
不必細述。如今且說同蕪湖道在官廳子上。碰見的尹子崇。等到蕪湖道見了下來。撫台方纔
請他。他還沒有來的時候。撫台就縐着眉頭。對巡捕說。他只管天天往我這裏跑些什麼。誰不
曉得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一定要把他這塊招牌摘出來。做什麼呢。而且琉璃蛋的聲名。且
不見得怎樣。已經存着不起他之心正說着。尹子崇進來了。撫台是有侍郎銜的。尹子崇是郎中。少不得
按照部裡。司官見堂官的體制。見面打躬。然後歸坐。撫台雖不喜歡他。但念他是徐大軍機的
姑爺。少不得總須另眼看待。尹子崇當下先開口說道。司官昨兒晚上。又接到司官岳父的信。
開口即接出叫司官把這邊的事情。趕緊料理。料理清楚。料理清楚了。就叫司官回部當差。過
岳父來可笑年。上半年謁陵。下半年又有萬壽。叫司官不要錯過了機會。撫台道。世兄這邊除掉礦務事情。
還有別的事嗎。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就這善祥公司的事。司官就有點來不及了。一派司官
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說明白招股六十萬。先收一半。雖不是司官的錢。司官却狠費張羅。就
是司官的岳父。也帮着寫過幾封信。纔有這個局面。自然不要說礦是好的。但是三十萬銀子。已
經用完了。用法作何下餘的一半股分。人家都不肯往外拿。撫台道。只要礦好。眼看着這公司將來

一定發財的。再加以令岳大人的聲望。單在那裏。你世兄又是槃槃大才。調度有方。還怕不蒸蒸日上嗎。下餘的一半股份。只要寫信催他們往外拿就是了。的是大人利錢既不少。人家的

將來發財。又可操券。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這件事。壞在司官過於

要好。實事求是。所以纔弄得股東裏頭有了閑話。銀子不肯往外拿。惡仍不撫台聽了。詫異道。

這又奇了。倒要請教請教。尹子崇道。當初纔開創的時候。司官就立意事事省儉。所以自從開

創到如今。所有的官利。一齊都沒有付。是何原說是等到公司獲利之後。補還他們。原不想少

他們的。不料他們都不願意。要等獲利付利把後頭的股本。就此指住不付。撫台道。原來有

此一層。現在你世兄的意思。打算怎麼樣呢。開礦本是件頂好的事。言語落不但替中國挽回

利權。而且養活窮人不少。若是半途而廢。豈不可惜。現在你世兄有令岳大人的面子。是還是

勸人家趕緊把股本交齊。或者再招集新股。況且這個礦。明擺着是個發財的事情。料想人家

不至於不肯來。但是兄弟有一句說話。利錢總應該發給他們。俗語說得好。將本求利。有了利

錢。人家自然踴躍了。照撫台所說一番話。雖是面子話。無辦事必須井井有條。自然人人踴躍。奈尹子崇一派空談。毫無實事。所以連付利一層。也不在心上。了情形。活

尹子崇聽了。撫台的這番說話。臉上忽然一紅。好像有許多說話。一時說不出口的。停了半

天。方搭趣着說道。大人教訓原極是。但是司官的岳父。有信來叫司官回京。不願司官再經手

這個事情。到此刻光景。我亦不願再經手。況且近來兩個月。先招的股本用完。後頭的一半。人家又不肯拿出

來。司官已經經手墊了好幾萬銀子下去。是付何所以也急於擺脫此事。能夠早脫身一天。好

用款。

一天撫台道照閣下的意思想怎麼樣呢。尹子崇道：司官亦得回去。同股東商量起來看。撫台見無甚說得。只得端茶送客。等到送客回來。又躡着脚。朝着手。下人說：我們中國人真正剷頭。沒有一件事辦得好的。是起初總是說得天花亂墜。向人家招股。等到股本到了手。爛嫖爛賭。利錢亦不給人家。隨後事情鬧糟了。他又不願意幹了。現在也不曉得他打什麼主意。要弄脫身計要尋銀。我沒有這大工夫陪他。再來不見手。下人答應着。不在話下。且說尹子崇這回上院。原有句話。要同撫台商量的。後來被撫台幾句話頂住。使他不能開口。便也沒精打彩。回到善祥公司裏。幾個公司裡的同事。接着問那事。回過中丞沒有。方纔那個洋人又來過了。他的意思。這件事一定要中丞預聞。總得中丞答應了他。以後他到這裏開起礦來。大家可以格外聯絡些。尹子崇道：這洋人怎麼這樣糊塗。他不相信我。能辦實事自能辦實事自他一定要撫台答應他。他纔肯買我。就是不肯折這口氣。你告訴他這個公司。是我姓尹的開創的。姓尹的有什麼事。自有姓徐的擔當。可曾言明否在洋人他撫台能設怎樣。若說他撫台不答應。叫他同我老丈去說。我如今賣定這礦。大膽真是至於洋人怕撫台掣他的肘。不肯保護他。問撫台可有幾個腦袋。敢得罪外國人。尹子崇正在一個人說得高興。一回。那個買礦的洋人又來了。後頭還跟着一回。通事尹子崇一見洋人來。到直急的屁滾尿流。連忙滿臉堆着笑。站起身。拉手讓坐。又叫跟班的。開洋酒。開荷蘭水。拿點心。拿雪茄烟。請他吃。當由洋人先同他帶來通事。咕嚕了幾句。通事就過來問尹子崇。同撫台碰過頭沒有。在洋人初意本實尹子崇道這個礦是我姓尹的手裏開辦的。

一切事他作不了我的主。況且還有做岳徐大軍機在裏頭。只怕徐大軍機亦不能獨自作主。將來你們接了

手儘着這一個省分。任憑你愛到那裏去開採。你就到那裏去開採。我們可是怕他不保護。只

怕他沒有這個膽子。依我說。你們儘管放心去幹。有什麼說話。你索性來同我講。等我去同我

們老丈講。包你千妥萬當。我看未必。通事當把這話繙譯給外國人聽了。外國人又咕唧了一回。通

事又到尹子崇說道。我們做洋東的意思。說這個公司。雖是你尹先生創辦的。但你尹先生祇

算得一個商人。就是做洋東。他也不過是個商人。洋人說話正派之至。無奈尹先生以礦主自居。莫怪洋人要將計就計也。雖然是

一個願賣。一個願買。然而內地非租界可比。華商同洋商斷不能私相授受。為的這開礦的事

是要到內地來的。洋商尚不准在內地開設洋棧。豈有准他在內地亂開礦的道理。此是實情。實況

且還有一說。就是在租界上華商把賣買倒給了洋商。或是單掛他的牌子。也得到領事公館

裏去註冊。如今我們做洋東。走到內地來。接你的賣買。怎能夠不經兩邊官長的手。就能作准

呢。你們中國人說起來。總說外國人如何不講情理。如何不守條約。這件事做洋東的意思。一

定要兩邊官長都簽了字。他纔肯接。是一定章程。尹子崇聽他的這一番說話。心上老大不自在。

通事早把他的命意。統通告訴了洋人。再加他那副惱悶的情形。就是通事不繙。給外國人聽。

外國人也早已猜着了。那洋人的心上。豈不明白。這事倘或經了撫台。除非這撫台是尹子崇

一流人物。纔肯把這全省礦產賣給外人。大約只有尹子崇一人肯賣。任憑外人前來開挖。中國官一問不

問。倘或這撫台是稍微有點人心的。念到主權不可盡失。利源不可外溢。是沒有不來阻擋的。

問。倘或這撫台是稍微有點人心的。念到主權不可盡失。利源不可外溢。是沒有不來阻擋的。

只要撫台不答應他。這事就辦不成功。所以一回回要尹子崇。把這事上下打通。方肯接手。至

於尹子崇。雖說是徐大軍機的女婿。然而全省礦產。即關係全省之事。撫台是一省之主事。關

國體。在尹子崇倘若撫台執定不肯。就是軍機大臣也奈何他不得。尹子崇剛剛聽了撫台一

番說話。曉得拿這話同他去講。一定不成。然而面子上又不肯坍台。只好處處拉好了丈人。叫

洋人不要聽撫台的話。有話只同他講。他好去同他丈人去講。不料這洋人。乃是明白事體的。

執定不肯。尹子崇恐怕事情弄僵。弄僵倒公司的事。擺脫不得。還是小事。第一是把公司賣給

外國人。至少也得他們二百萬銀子。除掉歸還各股東股本外。自己狠可穩賺一注錢財。一席

能一注大財。恐因此被他搭上了手。決計不肯放鬆。閑話少敘。且說當時洋人聽了尹子崇的

話。也曉得他此中為難。心上暗暗歡喜。一人自想公司。雖然接辦不來。弄他幾文。也是好的。來

不善答者有餘他有做軍機大臣的好親戚。還怕沒有人替他拿錢嗎。仍注意在徐於是笑嘻嘻

的。就要告辭。尹子崇還是苦苦留住不放。一定要商量商量。那洋人腦筋一轉。計上心來。連

忙坐下。聽他說話。尹子崇無非還是前頭一派說話。自己拍着胸脯說道。你們這些人。為什麼

一點膽子都沒有。一定要撫台答應。纔算數。他的官做得長。做不長。都在咱老丈手裏。此權不

是說句狂話。我們做出來的事。他敢道得一個不字。他要咬一咬。立刻端掉他的缺。還怕沒有

人來做。通事不響。洋人只是笑。尹子崇又催通事問洋人。通事問過洋人。回稱。只要你丈人徐

大軍機肯簽字。也是一樣。不是賣礦實尹子崇道。肯簽字。一定包在我手裏。洋人道。既然如此。

在是賣老丈

尹先生幾時進京。我們同着一塊兒進京。倘若徐大軍機不肯簽字。非但我這邊進京的盤纏。要你認。就是我這邊由上海到安徽的盤纏。以及到了這裏幾多天的澆用。都是要你認的。淺
入通事說一句。尹子崇應一句。因他說的有一同進京一層。尹子崇道。這層暫時倒可不必要。等
我先進京。把老頭子運動起來。此話已不硬了彼時再打電報給你們。然後你們再進京不遲。但是是一
件事情不成。一切盤纏等等。自然是我的。設或事情成功了。你們又翻悔起來。叫我去找誰呢。
洋人道。彼此是信義通商。那有騙人的道理。尹子崇道。但是口說無憑。你總得付幾成定銀。擺
在這裏方能取信。可以開口要錢了洋人想了一回。問道。付多少呢。如果是我翻悔。說不得定錢罰去。
倘你翻悔。或是竟其辦不成功。怎麼一個議罰呢。一步進一步順流而下洋人大有才尹子崇道。我是決計不翻
悔的。洋人道。你雖如此說。我們章程。總得議明在先。省得後論。尹子崇道。是極是極。於是躊躇
了一回。先要洋人付二成。又說這全省的礦。總共要你二百四十萬銀子。也總算克己的了。二
成先付四十八萬。洋人嫌多。後來說來說去。全省的礦。一概賣掉。總共二百萬銀子。先付二成
四十萬。洋人祇答應付半成五萬。又禁不住尹子崇甜言蜜語。從五萬加到先付十萬。即日成
交。先由尹子崇簽字為憑。限五個月交割清楚。如其尹子崇運動不成。以及半途翻悔。除將原
付十萬退出外。還須加三倍作罰。此時尹子崇一心只盼望成功。要洋人當天付銀子。凡洋人
所說的話。無不一一照辦事情。一齊寫在紙上。自己簽字為憑。寫好之後。尹子崇等不及明天。
當時就把自己花押畫了上去。意思就想跟着洋人。要到寓處去拿錢。洋人說我的錢。一齊

存在上海銀行裏。既然答應了你。早晚總得給你的。橫豎事情已經說好了。我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耽擱。明天就回上海。你們可以派個人。一塊兒跟我到上海拿銀子去。尹子崇聽了。心上雖然失望。無奈暫時忍耐。把那張簽的字。權且收回。又回頭同公司人說。叫誰去收銀子呢。想來想去。無人可派。只得自己去走一遭。當同洋人商量。後天由他自己。同往上海。定銀收清之後。他亦跟手前赴北京。洋人應允。自回寓所。這裏尹子崇也不知會股東。便把公司裏的人。一概辭掉。所有公司辦的事情。一概停手。又把現在租的大房子回掉。另外借人家一塊地方。但求掛塊招牌。存其名目而已。凡是自己來不及幹的。都托了一個心腹。替他去幹好。讓他即日起身。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兩天到了上海。收到洋人的銀子。把那張簽的字。交給洋人。洋人又領他到領事跟前。議了一回。此時尹子崇只求銀子到手。千依百順。那是再要好沒有。他本是個濶人。等到這筆昧心錢到手之後。越發鬧起標勁來。無非在上海四馬路狂嫖爛賭。竭力報效好幾萬。不必細表。只顧目前受他來的時候。正是五月中旬。如今已是六月初頭。依他的意思。還要在上海過夏。到秋涼再進京。齊了實實在在。是要在上海討小。金屋藏嬌。是極妙的事情。有班謬托知己的朋友。好朋友。天天在一塊兒打牌吃酒。看他錢多。覷空弄他幾個用用。所以不但他自己不願走。就是這班朋友。也不願意要他走。後來還是他自己看見報上說。是他丈人徐大軍機。因與別位軍機不和。有摺子要告病。他自己自從到了上海。一直嫖昏。也沒有接過信。究竟不曉得老丈告病的話。是真是假。算了算洋人限的日子。還有三個多月。事情儘來得及。但

是一件。老丈果真告病。那事却要靈。心上想要打個電報。到京裡去問問。人一想自己從到上海。老丈跟前。一直沒有寫過信。如今憑空打個電報去。未免叫人覺着詫異。左思右想。其是為難。何不早想着後來幸虧他同嫖的一個朋友替他出主意。叫他先打個電報進京。只問老頭子身體康健與否。不說別的。他便照樣打去。第二天得到舅爺的回電上。寫着父病。痢三個字。尹子宗一想。他老丈是上了歲數的人了。又是抽大烟。是禁不起痢的。到此他纔慌了。只得把娶妻一事暫閣一邊。自己連夜搭了輪船進京。所有的錢五成存在上海。二成滙到家裏。上海玩掉了一成。未全用去尚好自己却帶了一成多進京。當下急急忙忙。趕到京城。總算他老丈命不該絕。吃了兩帖藥。痢疾居然好了。尹子宗到此把心放下。但是他老丈總共有三個女婿。那兩個都是正途出身。獨他是捐班。而且小時候仗着有錢。也沒有讀過什麼書。至今連個便條都寫不來。可因此徐大軍機不大歡喜他。他見了丈人。一半是害怕。一半是羞愧。賽如鋸了嘴的葫蘆。一般。不問不敢張嘴。苦了如今為賣礦一事。已在洋人面前誇過口。說我回京之後。怎麼叫丈人簽字。怎樣叫丈人幫忙。鬧得一天星斗。誰知到京之後。祇在丈人宅子裏。乾做了兩個月的姑爺。始終一句話。未曾敢說。看看限期將滿。洋人打了電報進京。催他。洋人是早有成見。一步緊一步他至此方纔急的了不得。一個人走出走進。不得主意。如此者又過了十幾天。買礦的洋人也來了。住在店裏。專門等他。不成功。好拿他的罰款。更把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自古道。情急智生。他平時見老丈畫稿。都是一畫了事。至於所畫的是件什麼公事。是向來不問的。尹子宗雖然學

問不深。畢竟聰明還有。

聰明得正路可憐

看了這樣。便曉得老丈是因為年紀大了。精神不濟的原故。

這件事倒很可以拿他朦一朦。又幸虧他那些舅爺。當中有兩位。平時老子不給他們錢用。大

家知道。老姊丈有錢十兩八兩一百八十。都來問他借。因此這尹子崇。丈人跟前。雖不怎樣露

臉。那些使他錢的舅爺。却是感激他的。所以即舅爺當中彼此還說得來。尹子崇也曾把這賣礦

一事。同他舅爺談過。幾個舅爺。都一力攛掇他成功。將來多少。總得沾光幾文。當下大家都曉

得尹子崇被洋人逼的為難。都來替他出主意。凡家規嚴緊銀錢不由子弟濫用而子弟設法作弊係中國人通病候事不小後來還

虧他一個頂小的舅爺。這年不過一十九歲。年紀雖小。心思最靈。仗着他父親徐大軍機的喜悦

歡他。他便幫着出壞主意。言明事成之後。酬謝他若干。尹子崇自然應允他。先把外頭安排停

當。然後回去運動老頭子。曉得老頭子同前門裏一個什麼寺的和尚要好。空閑了。常常往這

寺裏跑。這寺裏的當家和尚。會詩會畫。又會替人家拉皮條。趨炎附熱之徒斷無好事做出來他既同徐大軍

機做了一人之交。惹得那些走徐大軍機門路的。都來把結這和尚。而且和尚替人家拉了皮

條。反絲毫不着痕迹。因為徐大軍機相信他。總說他是出家人。四大皆空。慈悲為主。凡是和尚托

的人情。無論如何。總得應酬他和尚。做的這些事。雖然瞞得過老丈人。却是瞞不過小丈人。幸

虧這和尚見了小丈人。甚是客氣。反借着別的事情。替小丈人出點力。以為求容之地。一介是真

真可這些少大人。雖然明知道他的所為。因為念他平日人還恭順。亦就不肯在老頭子跟前

揭穿他的底子。這番尹子崇小舅爺。替他出的主意。就靠在這老和尚身上。老和尚曉得少大